

盛夏,农民工因食用不洁食物中毒事件时有所闻。
记者近日走访建筑工地调查农民工伙食状况——

天天清汤寡水 过节才吃肥肉

数量质量难以保证

在许多临时性工地,农民工饮食质量根本不能保证。7月5日中午,记者在军工路一家工地旁看到,20多名农民工坐在长满青草的路边吃着午饭。据了解,午饭由老板免费供应,是向一家个体户订的。盒饭中几根肉丝夹杂着少许豆芽,外加一小勺炒青菜。记者问一位工人:老板供应的午餐费是多少?“3元。”那早饭和晚饭吃什么?对方摇头。他们坦言,有时为了省钱,早上饿着肚皮,中午吃顿盒饭,晚上再跑到街上买糕饼或面食充饥,饮食数量、质量难以保证。

千篇一律清汤寡水

记者在中山北路一家负责商品楼宇的工地现场,看到这里的农民工食堂倒是像模像样。该工地规定,农民工一日三餐的餐费由双方各摊一半,即每人每天交5元,老板贴5元。按理说每天10元伙食

“我怀疑工地食堂使用地沟油,在那里吃饭容易拉肚子。”一位建筑工地农民工给本报打来电话,引起了记者对工地农民工伙食情况的关注。连日来,本报就此展开调查,所见所闻令人担忧。

荒地架灶蚊蝇乱飞

在一些偏僻的小工地,因条件差没地方做饭,施工方往往在荒地上拉块油布,下面架起灶头直接做饭。由于四周没有自来水,用水就在附近取河浜、井水洗菜淘米和饮用。加上附近没有排水、卫生设施,弄得污水横溢,蚊蝇乱飞,菜皮垃圾满地都是。

在嘉定区某工地,一位王姓老板无奈道:“这帮工友全是我们村里的乡邻,我们一起相依为命在上海奋斗了好几年,平心而论,我也想大伙儿在干净卫生的环境里吃得开心点,但现实条件不允许。现在,我也只能与大家吃住在一起

共‘患难’。”他承认,因卫生状况太差,个别人因吃了不洁食物引起上吐下泻情况是“偶尔”有的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上述仅是采访中的几个小镜头,其实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如建筑工地较远买不到菜、卫生监管空白等。

许多农民工呼吁,建筑工地农民工膳食营养与饮食卫生条件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心。比如能否根据实际情况,制定农民工膳食营养的“基本菜谱”;采用宣传手段使施工方了解农民工膳食营养的重要性;临时搭建必要的农民工简易食堂,提供卫生的就餐环境。

另外,加强饮食卫生的监管也很重要。应由相关部门派人定期检查,并在农民工食堂、简易伙房等处放一些垃圾回收桶,同时对四周做必要的常规消毒,防止蚊蝇滋生。

本报记者 陈浩 特约通讯员 王爱东

评论 07070910701

复习迎考时节,大学校园上演占位大战——

凉席抱枕搬进教室抢地盘

凉席、抱枕、毛巾被……记者昨晚8时踏进交大东区F楼的自习教室时,不禁恍惚,这究竟是自习教室还是寝室?

“晚上数数空调教室内学习的人数,估计三分之一都到不了,但物品堆得满满当当的。有不少是一个人占用三四个位子,还有一部分人是暂时离开的,但为了保住位子,桌上还是堆着东西。”这是上海交通大学“饮水思源”BBS上的帖子,跟帖者无数,大多数学生都对愈演愈烈的占位现象表示了强烈不满。

现场 枕头被子搬进教室

大一学生娜娜告诉记者:“大一大二的本科生公共基础课,考试科目非常多,经常要通宵复习,寝室太热,有空调的教室就成了‘风水宝地’,可是僧多粥少,为了备战长时间的考试,我们就把日常生活用品都带来了。”

说话间,前排有3位学生争论起来,两名女生跟正在座位上自习的男生说,这是她们一天前就用枕头占的位子,男生反驳道,他已经在这里自习一天了,你们一整天都不来,却占着地盘不肯放,太不道德了。

一旁的大三学生刘淼告诉记者,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,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。“考试科目多,我们也理解,可是自修教室不是寝室,凉席、枕头都带来了,太不像话。

而且许多人光占着座位人又不来,能容纳100多人的教室,上座率不到50%,真正想自习的人又找不到位子。”小刘说。

调查 占位现象十分普遍

记者走访了其他几所高校。尽管把凉席、枕头带到教室的情况不多见,但用书包、课本占位的也不少。同济大学的小王说:“一般到了考试期间,早上7时许就要到图书馆排队了,20分钟以后,全部占满。很多人占了位子就离开,一整天也不来,这让一些没位子的同学很恼火。”华东师大的小倪也有同感。

校方 学生理应约束自己

为了给学生提供方便,上海交大早早地在BBS上贴出公告:6月25日至7月13日考试期间,开放部分通宵教室和所有空调教室。

“学生享受了权利后,也要尽到义务。”校方表示,自修教室是公共场所,如果被一些学生长期占用,对于其他学生来说不公平。把日常生活用品搬到自修教室里,更是不雅观,作为高校学生,应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,营造和谐的复习迎考氛围。

实习生 查珏燕 本报记者 钱滢

评论 07070910702



油条“赤膊”上路

浙江路桥边有个无证“油条加工摊”,平时加工摊四周用塑料布围得严严实实,近日,由于天热,“塑料围墙”拆了,加工摊露出真容——油条炸好后无遮无盖地放在黄色车板上,摊主用脏手抓着油条往黑色塑料袋里装,然后再装车裸露着送给客户。如此加工出来的油条,你敢吃吗? 种楠 摄影报道

姐妹帮姐妹

盲人巧林巧手编花

星期二:尤国秀、杨爱玲;星期三:王玲玲、邓凤英;星期四:张凤瑛、许雯珠……这是一份特殊的日程安排表,名单上的人都不是一家人,不过,她们都住在一个小区,照顾对象却是同一个人:患有多种疾病的盲人夏巧林。

52岁的夏巧林虽然眼睛看不出,却凭一双巧手会编织,还烧得一手美味可口的家常菜,家务活安排得妥妥帖帖。黑暗世界里的巧林最苦恼的是寂寞,白天丈夫上班,女儿上学,家里孤寂无声,她心里空落落的。

居委会干部知道了巧林的苦恼,主动联络了几位热心居民上门看望她,这让夏巧林兴奋不已。

可大家也有老下有小,要操持家务,有的还得工作。细商量以后,居委会在小区里组织起一支“姐妹帮姐妹”谈心组,20个热心的姐妹做了分工,定期上门和夏巧林聊天,还帮她做点事。有一次巧林发觉家里的自来水水质不好,姐妹们就帮她跑物业查找原因。姐妹们还经常带她“看看”外面的世界,边走边给她讲解。

渐渐地,夏巧林话多了,胆子也大了,还时不时发出开怀的欢笑。夏巧林有一双巧手,喜欢编织各种花卉,姐妹们就和她一起交流编织心得,朵朵鲜花映得巧林的心也灿烂起来。

通讯员 柴杰 王卫民 记者 袁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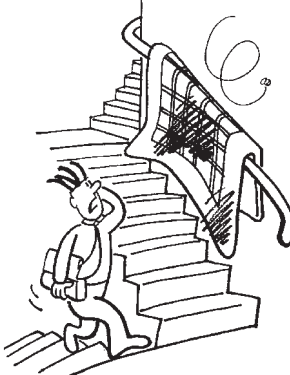
不让邻居拾被



周末上午,风和日丽,住6楼的阿文欲晒棉被,孰料晾衣竿往窗外伸时,上面的棉被不慎滑落,掉在二楼一户人家的平台上。阿文急忙下楼叩开了这户人家的门,先致歉意,再请女主人帮忙捡被。不料,对方柳眉一竖道:“依哪能晒被头格?”“对不起,对不起!”“对勿起就算啦?依这是侵犯私人空间!”对方声色俱厉。“那怎么办?”“告诉依,

阿拉没空帮依拾被子,也勿准依进来拾!”说完就关上了门。

半个月后,阿文下班回家,发现二楼楼梯扶手上放着一条熟悉的棉被。经过风吹雨淋,被子早已浑身霉斑,惨不忍睹。



童伟忠 文 辛遥 图

